

浅谈京剧武花脸的表演

■ 李雪计



《挑滑车》剧照

武花脸，又称武净，属于净行的一支。武花脸非常重视腰腿功、把子功和身段功，要求演员必须有个好身体，因为很多时候需要摔打。戏曲中以武花脸为主角的剧目并不是很多，但他在一个戏里经常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，比如《挑滑车》中的黑风利，《洗浮山》中的牛腿炮，《一箭仇》中的大虎，《芦林坡》中的关胜。我比较常演的，一个是《挑滑车》里的黑风利，一个是《战马超》里的张飞，下面我谈一下演这两个角色的体会和心得。

黑风利，是兀术的大将，武艺非常高强。戏一开始，就是黑风利带领众平章的一个调场，押着粮草到牛头山助战，此时，是他气焰最嚣张的时候，所以一定要在第一次出场时将他的勇猛、张狂表现出来。首先在扮相上要增添气势，搓黑脸，还要半勾，眼睛和嘴都要凸显出凶猛；胖袄一定要厚，肩要垫起来，从外型上衬托，这样才能把人物的魁梧、强壮、伟岸表现出来。因为这个人物属于番邦，没有什么礼仪、文化，所以他的身段、表演也要夸张，两个膀子一定要打开，拿马鞭要区别于其他行当，不能夹着膀子，一定要像在

腋下放了一个圆球一样，眼睛要瞪起来，目露凶光。念白要清晰刚劲，在表明身份、交代场景的同时，要把这个人物的性格交代清楚。我觉得，只有从内心认真揣摩，才能把握住人物的特点和神韵。

接下来黑风利比较重要的场次就是“大战”了。在两个软锤被高宠打下之后，黑风利从下场门冲上，先跟高宠对了一锤，紧跟着就是一通狂风暴雨式的开打。在上场的处理上，一般是黑风利直着从下场门冲出来，绕过下场的两个软锤，直接就跟高宠对锤。这样就不好掌握时间，跟锣鼓也不好配合。我觉得应早出来一点，因为黑风利早就瞄好了高宠，想的是要一击奏效。出来之后，正好是两个软锤扯着高宠的枪来回拉锯，而锣鼓也正好是“大，大八仓仓另仓，大，大八仓仓另仓！”在这个鼓点里，我正好是一望两望，先是从反九龙口走到台口，再从台口走回来，正好高宠把软锤打下，转身的时候，我冲上去一锤，而高宠也只是被震了一下而已。一个是蓄势已久，突然发难；一个是漫不经心，遭受突然袭击。这样既能表现这个人物的思想活动，又吃

了锣鼓，最重要的是衬托出高宠的武艺高强。我看到过有些演员演出这场时，还把锤往地下磨，好像表示粗犷，这是没道理的。锤是圆的，你磨了起什么作用呢？都跟敌人照面了，哪还有时间磨兵器啊！所以，我觉得没必要磨锤，如果真想增加气氛，来个“哇呀呀”就行了。

接下来的大枪双锤是黑风利最重要的一段了，因为，是大战结束的最后一套，也是最有气氛的一套，急急风已经涨了两次调门了，所以，这套一定要打好。我不仅悉心琢磨自己的表演，还要考虑和对手的配合效果。比如，我配演过高(盛麟)派和厉(芸良)派两个版本。高派的这套把子是收在里面，背对观众；而厉派则是收在外面，面对观众。这各有各的好处，我的侧重点也随着改变。往里收我就要把角度调整一下，使我的旋趴虎能更清晰地让观众看见，往外收时我就要加一个垛子，使趴虎更高一点，停住之后，不能大口吸气，不能把累的状态呈现给观众，而服装上的凌乱也只能偷偷找空隙整理一下。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。这套把子打完基本上就成功了一半了，当然还有很重要难度很大的一个动作，就是在“蛇蜕皮”、“倒须柳”之后架住高宠被挑开的那个棒子，这是这场战斗的结束，也是高宠大枪下场花的开始。这里我有一个绝活，就是拿着锤走一个三百六十度变身棒子，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动作，转不到位很容易抢到脸，过了则摔到腰。其实，黑风利在这个戏里的出场并不是很多，但是分量还是很重的，都是在最紧要的时候，起到一个增添气氛的作用。如果演不好，整个戏的精彩度也会大打折扣，所以，以前老戏班里，每当演《挑滑车》，主演总是要偷偷多包几块大洋给演黑风利的演员表示表示，可见这个人物的重要。

下面再谈谈《战马超》里的张飞。这里的张飞戏份很重，是个很重要的角色，不单要有武花脸的功夫，更要有架子花脸的身段、表演，还要有大靠和短打两方面的功底，所以对演员要求很高。先说张飞的第一次出场，是在马超兵临城下、百般叫阵之后。张飞在战鼓声中提甲出场，欲出城厮杀，被刘备

劝住，先到城楼一观。这场戏非常重 要，张飞莽撞的性格和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全要在这场表现出来，同时还要展现演员身段的美。无论是扮相还是身段，都要在粗鲁中透出美来，绝不能演成一个山大王，而应是一员大将。所以，表演一定要讲究。就说穿靠的形态吧，老生、小生、武生、花脸都有扎靠的戏，可是形态各不相同，大约可分为以下几种：“老生弓”、“花脸撑”、“武生在当中”、“小生紧”、“旦角松”。例如，同是双手提甲的亮相，各行的形和劲是不尽相同的。老生要求刚中有稳、武中显文，稳健、庄重；花脸则要求夸张、虎视、威武豪壮；武生要做到有稳有健、有刚有柔；小生则要求动作紧衬、利索、灵巧、挺脱，在形象和气质上体现出他的年龄；旦角要求做到秀美、挺拔、刚柔兼备，不失娉婷之姿。所以，为了表现张飞的勇猛豪放，膀子一定要撑起来，拿靠牌子的手要区别于老生和武生，花脸是满把攥住，离腰膀的距离也要比老生武生远一点，这样才更显得魁梧。

这场戏不但靠身段，眼睛也起决定性作用。要表现出张飞要出城杀敌的急躁心情，眼睛滴溜溜地来回转，还要非常有神，以表现人物的粗中有细。这点在城楼上就更要突出了，越是铺垫得好，后面的戏就越精彩。在张飞下城楼之前一定要把气氛搞得见火就着，才能显现出后面张飞那犹如猛虎下山似的气势，一见面先是一个下马威，两个人对冲，然后换位勒马，还要马上回身注意敌手的动态，防备突然袭击。在一套紧锣密鼓的小快枪中，要把两个人将遇良才、各显神通的感觉表现出来，这就需要有非常扎实的把子功了。而张飞又比马超难一点，因为张飞扎胡子，很容易挂到靠和矛上，这就需要演员在追求把子速度的同时，要眼观六路，注意并设计髯口的动向，千万不能挂住，否则把子打完了，胡子也被刮干净了，就成了笑话了。我的经验是，两个手必须撑开，要抬起来，不要让胡子飞到你的把子外面，转身之后要有个短暂的停顿，让胡子的惯性停住再进行下一个动作。当然，还要冷静，若遇到什么意外，比如枪挂住胡子

了，不要慌乱用力扯，而要慢慢地摘干净。如果实在自己解决不了，那就找一个适当的机会下去让服装老师帮忙整理好，再继续上舞台演出。

在打完小快枪之后紧接着就是一套枪架子了。枪架子是京剧表现两人战斗场面的一种程式，有枪架子、刀架子等，主要是在比较平稳的节奏里，摆出一个个漂亮、威武的姿势。对于枪架子，我是这样理解的，它的节奏不快，但是绝对不能慢；动作不激烈，但是绝对不能泄。在摆好每一个功架的同时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眼睛，因为这个程式虽然是慢节奏的，但它所表现的是一场生死搏斗，是两个人互相试探、互找破绽，伺机一枪制敌的一个场景，所以，眼睛要表现出警惕、注视、机警等内容，只为程式，那就毫无意义了。枪架子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对打结束，最后两人同时往外飞脚转身控腿亮相。这个亮相也非常重要，首先它是前面一场的收尾，又是面朝观众不藏拙的一个亮相；其二，这是跟马超基本一样的动作，如果没完成好，不但前面戏的精彩度会大打折扣，对后面戏的铺垫也会大大减弱，会让观众觉得张飞弱，这样的比拼就没意思了，一定要两个人彪着劲，不相上下，这样才能让观

众越看越有兴趣！

《战马超》的另一个高潮是在二人脱了长靠之后短打夜战的一场，这时两个人的战斗激烈程度已升至白热化。如果说前面是以功架表演为主，那这场完全就是看功夫了。短打时，一定要溜，要快，要稳、准、狠！枪要扎得既真实、快速，又要对方演员一点危险也没有，特别是“扎九膀”的时候，每次演到这里，观众都会大声喝彩，叫好声不断，就是因为每一枪都扎在要害很近的地方，这样才更能显示马超的武艺高强，也能显示两个人的激战程度。张飞的这场武打中难度很大，首先追求快、狠，但功架也不能丢，不过又不同于前面的“摆”，要在流畅的节奏里自然显露花脸“撑”的功架，一定要比马超的动作幅度大才行。第二，还是髯口的问题，一口又长又密的大髯口挂在嘴上，一定要注意髯口、甩发，不然就会胡子头发一把抓。尤其是在打查拳的时候，因为是手串子近距离的搏斗，更容易跟马超缠在一起，所以更要加倍小心；最后手串子结束的亮相，马超是一个拍手跳叉，然后乌龙绞柱，起来亮相，而张飞以小翻棒子的高难度动作收场。



《战马超》剧照